



黃賓虹 文集

書畫編
(下)

上海書畫出版社

黃賓虹 文集

書畫編
(下)

上海書畫出版社 編
浙江省博物館

黃寶虹文集

編者 上海書畫出版社
浙江省博物館

出版發行 上海書畫出版社
上海市欽州南路 81 號
郵政編碼 200233

經銷 各地新華書店
印刷 上海市美術印刷廠
裝訂 上海市裝訂廠
開本 850 × 1168 1/32
印張 106 字數 2,000 千字

1999 年 6 月第 1 版 199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3,000

書號 ISBN 7-80635-398-4/J · 1137

定價 (全 6 冊) 290 圓

書畫編【下】

目 次

論中國藝術之將來	7
致治以文說	12
精神重於物質說	14
圖畫非無益	17
新安派論略	20
中國山水畫今昔之變遷	23
論畫宜取所長	26
畫學升降之大因	28
怎樣纔是一張好畫	31
書畫史概	33
中國現代名家彙刊叙	35
吳衡之譯某女士畫譜序	37
誠某校學子宣言	38
賓虹畫語錄	40
倫敦中國藝術展覽預展會感言	45
海鹽畫史題辭	46
俞劍華畫展志感	47
畫人畫語	48
虹廬評畫	49

虹廬論畫	52
論派別	54
論國畫之源流	56
國畫教導方針及分年法之意見	58
中國畫學之人格	60
畫法初基多秘而不宣	62
題中國畫史人名大辭典	63
論淡墨法殘稿	64
講學集錄	65
畫學通論	106
畫學通論講義	113
說藝術	122
國畫理論講義	125
藝成之準則	131
章法論	134
歷代畫法之嬗變	137
明術	140
美術雜畫史	142
畫史編年表自序	145
壁畫偶談	147
畫學南北宗之辨似	151
水墨與黃金	155
畫談	158
庚辰降生之書畫家	168
談掛畫之位置	172
醫無閭山摩厓巨手之書畫	175
漸江大師事蹟佚聞	186
黃山丹青志	222
京華畫展三大特長	276

雪廬畫社講演筆錄	277
畫學之大旨	279
石谿石濤畫說 附釋石谿事蹟彙編	282
龔半千	318
垢道人佚事 附垢道人遺著	323
宋元明清畫家年表序	363
論畫鱗爪	364
畫家趣事談	368
畫學臆談	371
畫法臆談	377
中國藝術之將來	379
改良國畫問題之檢討	382
藝談	386
劉介一畫展小言	388
美術館之我見	389
六法氣韻生動說	391
山水畫與道德經	394
論道咸畫學	399
文字書畫之新證	401
續溪畫家傳略叙	403
擬設歷代圖畫美術館意見書	404
鑒賞學簡說	406
古今書畫集目編年	408
某刊發刊詞	410
梁元帝松石格詮解	412
虹廬畫談	415
虹廬筆談	417
歙黃山支流二溪南之人物	420
說蝶	425

中國畫之特異	427
國畫中外之觀測	429
新安畫派源流及其特徵	431
增訂黃山畫苑論略	433
筆法圖釋文	443
墨法圖釋文	445
養生之道	446
國畫之民學 —— 八月十五日在上海美術茶會講詞	448
讌集論畫錄	453
說明藝觀學會藏畫	455
釋藝	458
漢畫象	460
中國繪畫貴乎筆墨 —— 從中國繪畫談到文人畫	462
書畫之道	465
京劇偶談	467
中國繪畫的點和線	470
寫作大綱	474
賓虹畫學日課節目	478
畫學篇釋義	480
論畫長札	483
答范氏問	486
弈通	488
弈通略說	489
示詢畫法	492
虹廬畫談	494
虹廬畫談	496
殘稿一束	502

論中國藝術之將來*

歐風墨雨，西化東漸，習佞盧蟹行之書者，幾謂中國文字可以盡廢。古來圖籍，久矣束之高閣，將與土苴芻狗委棄無遺；即前哲之工巧技能，皆目爲不逮今人，而惟歐日之風是尚。乃自歐戰而後，人類感受痛苦，因悟物質文明悉由人造，非如精神文明多得天趣，從事搜羅，不遺餘力。無如機械發達，不能遽遏，貨物充斥，供過於求，人民因之乏困不能自存者，不可億萬計。何則？前古一藝之成，集合千百人之聰明材力爲之，力猶虞不足。方今機器造作，一日之間，生產千百萬而有餘。況乎工商競爭，流爲投機事業，贏輸瞬息，尤足引起人慾之奢望，影響不和平之氣象。故有心世道者，咸欲扶偏救弊，孳孳於東方文化，而思所以補益之。國有豸乎，意良美也。

夫中國文藝，肇端圖畫。象形爲六書之一，模形尤百工之母。人生童而習之，及其壯也，觀摩而善，至老弗衰，優焉游焉，歲焉修焉，不敢躐等，幾勿以躁妄進。故言爲學者，必貴乎靜；非靜無以成學。國家培養人材，士氣尤宜靜不宜動。七國暴亂，極於嬴秦。漢之初興，有蕭何以收圖籍，而後叔孫通、董仲舒之倫，得以儒術飾吏治，致西京於郅隆。至於東漢，抑

* 本文1934年載於《美術雜誌》第1卷第1冊。

有盛焉。六朝既衰，唐之太宗，文治武功，彪炳千古。當時治績，有“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之美。圖籍，微物也，干戈擾攘，不使與鐘鐻同銷；丹青，末技也，廊廟登庸，可以並主璋特達。蓋遇亂以武，平治以文，發舉世危亂之秋，有一二扶維大雅者，斡旋其間，雖經殘暴廢棄之餘，而文藝振興，得有所施設。故稱太平之治者，咸曰漢唐。宋初取士，謂天下豪傑盡入彀中，無他，能令士子共安於學業，消弭其躁動之氣於無形，斯治術也。嗟乎！漢唐有宋之學，君學而已。畫院待詔之臣，一代之間，恆千百計，含毫吮墨，匍匐而前，奔走駭汗，惟一人之愛憎是視，豈不可興浩嘆！

漢武創置秘閣，以聚圖書。明帝雅好丹青，別開畫室，又創立鴻都學，以集奇藝，天下之藝雲集。毛延壽、陳敞、劉白、龔寬畫人物鳥獸，陽望、樊育兼工布色，是為丹青畫之萌芽。後漢張衡、蔡邕、趙岐、劉褒，皆文學中人，可為士夫畫之首倡者也。而劉旦、楊魯，值光和中，待詔尚方，畫於鴻都學，是即院畫派之創始。晉魏六朝，顧愷之、陸探微、張僧繇、展子虔，雖多畫人物，而張僧繇畫沒骨山水，展子虔寫江山遠近之勢，是為山水畫之先聲，其人皆士夫，未得稱為院派。唐初閻立德、立本兄弟，以畫齊名，俱登顯位。吳道子供奉時為內教博士，非有詔不得畫。至李思訓、王維，遂開南北兩宗，而北宗獨為院畫所師法。宋宣和中，建五岳觀，大集天下畫史，如進士科，下題掄選，應詔者至數百人，多不稱旨。夫以數百人之學詣，持衡於一人意旨之間，則倖進者必多阿諛取容，恬不為恥，無怪乎院畫之不足為人珍重之也。

昔米元章論畫，嘗引杜工部詩謂薛少保稷云：惜哉功名忤，但見書畫傳。杜甫老儒，汲汲於功名，豈不知有時命，殆是平生寂寥所慕。嗟乎！五王之功業，尋為女子笑。而少保之筆精墨妙，摹印亦廣，石泐則重刻，絹破則重補，又假以行者，何可數也。然則才子鑒士，寶鈿瑞錦，縑襲數千，以為珍玩，視

五王之煒煒，皆糠粃埃壙，奚足道哉！夫閭立本之丹青，尚足與“宣威沙漠”者並重，固已甚奇，而薛稷之筆墨，至視五王之功業，尤爲可貴。雖米氏特高其位置，然則畫者之人品，不可輕自菲薄，於此可知矣。畫之優劣，關於人品，見其高下。文徵明有自題其米山曰：人品不高，用墨無法。乃知點墨落紙，大非細事。必須胸中廓然無物，然後煙雲秀色，與天地自然湊合。若是營營世念，澡雪未盡，即日對邱壑，日摹妙蹟，到頭祇與圉墁之工爭巧拙於毫釐。急於沽名嗜利，其胸襟必不能寬廣，又安得有超逸之筆墨哉？

然品之高，先貴有學。李竹嬾言：學畫必在能書，方知用筆。其學書又須胸中先有古今；欲博古今，作淹通之儒，非忠信篤敬，植立根本，則枝葉不附。斯言也，學畫者當學書，尤不可不先讀古今之書。善讀書者，恆多高風峻節，睥睨一世，有可慕而不可追；使其少貶尋尺，俯眉承睫之間，立可致身通顯。惟以孤芳自賞，偃蹇爲高，磊落英彥，懷才不遇，甘蜷伏於邱園，徒弦誦歌詠以適志，或抒寫其胸懷抑鬱之氣，作爲人物山水花鳥，聊以寓興託意，清畏人知，雖湮沒於深山窮谷之中，常遯世而無悶。後之稱中國畫者，每薄院體而重士習，非以此耶？

善哉！蒙莊之言曰：宋元君有畫者，解衣槃礴，旁若無人，是真畫者。世有庸俗之子，徒知有人之見存，於是欺人與媚人之心，勃然而生。彼欺人者，謂爲人世代謝，吾當應運而興，開拓高古胸襟，推倒一時之豪傑，前無古人，功在開創。充其積弊，勢必任情塗抹，膽大妄爲。其高造者，不過如蔣三松、郭清狂、張平山之流，入於野狐禪而不覺，當時雖博盛名，而有識者訾議之。彼媚人者，逢迎時俗，塗澤爲工，假細謹爲精能，冒輕浮爲生動，習之既久，罔不加察。其尤甚者，至如雲間派之流於淒迷瑣碎，吳門派之入於邪甜俗賴，真賞之士，皆不欲觀，無識之徒，徒嘖嘖稱道。筆墨無取，果何益哉！所以

爲人爲己，儒者必分，宜古宜今，學所不廢，藝之貴精，法其要也。清湘老人有言：古人未立法以前，不知古人用何法；古人既立法以後，後人即不能出古人之法。法莫先於臨摹，然臨畫得其意而位置不工，摹畫存其貌而神氣或失。人既不能舍臨摹而別求急進之方，則古今名賢之真蹟，遍覽與研求，尤不容緩。采菽中原，勤而多穫，不可信乎？

雖然，時至今日，難言之矣。古者公私收藏，傳諸載籍，指不勝僂。廊廟山林，士習作家，巨細穠纖，各極其勝。多文曉畫者，形之於詩歌，筆之爲記述，偏長薄技，爲至道所關。如韓昌黎、杜少陵、蘇東坡等詩文集，皆能以詞章發揚藝事。而名工哲匠，又往往得與文人學士薰陶，以深造其技能，窮畢生之專精，垂百世而不朽。其成之者，非易易也。自歐美諸邦，羨豔於東方文化，歷數十年來，中國古物，經舟車轉運，捆載而去。其人皆能辨別以真贋，與工藝之優劣。故家舊族，罔識寶愛，致飄零異域，不知凡幾。習藝之士，悉多向壁虛造，先民矩矱，無由率循。甚或用夷變夏，侈胡服爲識時，襲謬承訕，飲狂泉者舉國。此則嚴怪、陸癡，共肆其狂誕，閔貞、黃慎，適流爲惡俗而已。滔滔不返，寧有底止？挽回積習，責無旁貸，是在有志者努力爲之耳。

自古南宗，祖述王維，畫用水墨，一變丹青之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六法之中，此爲最上。李成、郭熙、范寬、荆浩、關仝遞爲丹青水墨合體，畫又一變。董源、巨然作水墨雲山，開元季黃子久、倪雲林、吳仲圭、王山樵四家，又一變也。學者傳摹移寫，善寫貌者貴得其神，工彩色者宜兼其韻，要之皆重於筆墨。筆墨歷古今而不變，所變者，形貌體格之不同耳。知用筆用墨之法，再求章法。章法可以研究歷代藝術之遷移，而筆法墨法，非心領神悟於古人之言論，及其真蹟之留傳，必不易得。荆浩言：吳道子有筆無墨，項容有墨無筆。董玄宰言：一種使筆，不可反爲筆使；一種用墨，不可反爲墨用。筆

以立其形質，墨以分其陰陽。圖畫悉從筆墨而成，格清意古，墨妙筆精，有實則名自得，否則一時雖獲美名，久則漸銷。所謂譽過其實者，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徒斤斤於形象位置彩色，至於奧理冥造，妙化入神，全不之講，豈不陋哉！況夫進契刀爲柔毫，易竹帛而楮素，采繪金碧，水暈墨彰，中國圖畫又因時代嬗變，藝有特長，各擅其勝。至於丹青設色，或油或漆，漢晉以前，已見記載。界尺朽炭，矩矱所在，俱有師承，往籍可稽，無容贅述。泰西繪事，亦由印象而談抽象，因積點而事線條。藝力既臻，漸與東方契合。惟一從機器攝影而入，偏拘理法，得於物質文明居多；一從詩文書法而來，專重筆墨，得於精神文明尤備。此科學、哲學之攸分，即士習、作家之各判。技進乎道，人與天近。世有聰明才智之士，駸駸漸進，取法乎上，可毋勉旃。

致治以文說*

古者圖畫之作，所以明政教、觀風化也。七國戰亂，終誅暴秦。漢興，蕭何收秦圖籍，以成兩京之盛。唐承六代，統一區宇，時用姜恪、閻立本，有“左相威宣沙漠，右相馳譽丹青”之謠。至今言隆平之世者，號稱漢唐。夫戡亂以武，致治以文，文治之興，莫先圖畫。聖賢仙釋，河嶽宮室，靡不有圖；草木蔬果，蟲魚鳥獸，悉形諸畫。宋圖《流民》之軸，元畫《幽風》之詩，貢之朝廷，因知民間疾苦。是故廟堂之上，獎勵藝事，設畫院以試士。士大夫之蓄道德、能文章者，如韓昌黎、杜少陵、蘇東坡諸公，無不曉畫。元季倪雲林幽淡天真，脫去縱橫習氣，江東之家以有無為清俗；黃大癡稱董北苑無半點李成、范寬俗氣。至米南宮父子，始有雅格。畫有雅俗之分，在筆墨，不在章法；章法可以臨摹，筆墨不能強勉。畫中筆墨，本源書法，篆隸真行，各有師授。書法精妙，彰於金石，彝器碑碣，神采斐然，古人詳諸記載，發為文辭。道形而上，藝成而下。兼該並舉，悉悉相通，書味盎然，是謂文人之畫。身居市朝，志樂林泉，而後知以道義為高，貪污可恥，人人有止足之心。前清叔季，使臣駐節各國，遇有畫會展覽之舉，嘗不過問，歐美記者，

* 本文1934年載於《國畫月刊》創刊號。

刊登報章，以爲顯貴仁宦，猶無愛美觀念，衆所不齒，可爲浩歎。今則東方文化，駸駸西漸，而中國學者不深猛省，怵他人之我先，將自封其故步，非確加誠實之研究，無以保固有之榮光。凡我同志，盍興乎來！

精神重於物質說*

《易》曰：道成而上，藝成而下。道成、藝成，猶今所謂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也。中華四千年來，爲文化開化最早之國。古之制作，皆古之聖賢，政教一致，初無道與藝之分。蓋三代而上，君相有學，道在君相。三代而下，君相失學，道在師儒。春秋之世，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此道與藝之所由分，其見端耶？孔子刪《詩》、《書》，訂《禮》、《樂》，作《周易》，修《春秋》，問禮於老聃，問樂於萇弘，采百二國之寶書，以及輶軒所錄之風詩。其時國學之掌於史官者，集大成於尼山。故孔門四教，文行忠信，又曰：行有餘力。則於《說文》注謂：詩書，六藝之文。六藝者，禮、樂、射、御、書、數也。又《漢·藝文志》：《易》、《詩》、《書》、《春秋》、《禮》、《樂》六經，謂之六藝。司馬遷叙史，先黃老而後六經，議者紛然。揚雄謂：六經，濟乎道者也。乃知遷史之論爲可傳。藝必以道爲歸，有可知已。

嘗觀黃帝御宇，命蒼頡制六書，史皇作圖畫，若風后之陣法，隸首之定數，伶倫之律呂，岐伯之內經，凡宮室器用衣服貨幣之制，皆由此並興。夏商而下，迄於成周，設官分職，郁

* 本文1934年載於《國畫月刊》創刊號。